

閃亮登場
龍吟華文小說



宮小蕊回

情 · 迷 · 作 · 家

寧願不醒，蜷臥你的胸懷……

長醉 深情裏

華順書報公司

6\$160

ii

5月新書 向你報到

愛，總是惱人 莎蔓

她，拒絕臨門的姻緣，只因昔日的創傷仍隱隱作痛；他，懷疑歷久的情感，又放不下心中洶湧的愛戀。他們曾經在愛的路上跌倒，如今再度穩穩站立，然而，滿是裂痕的心又該如何癒合？

定價●150元



風，吹亂我心 凌羽竹

善良如她，爲了親情封閉自己的心；狂傲如他，爲了真愛不顧一切追逐。而人，得不到所愛就易有恨；當恨意和命運成了悲劇的暴風，縱使愛意深仍難以說出口。於是，暴風襲亂的不止是兩人的情……

定價●160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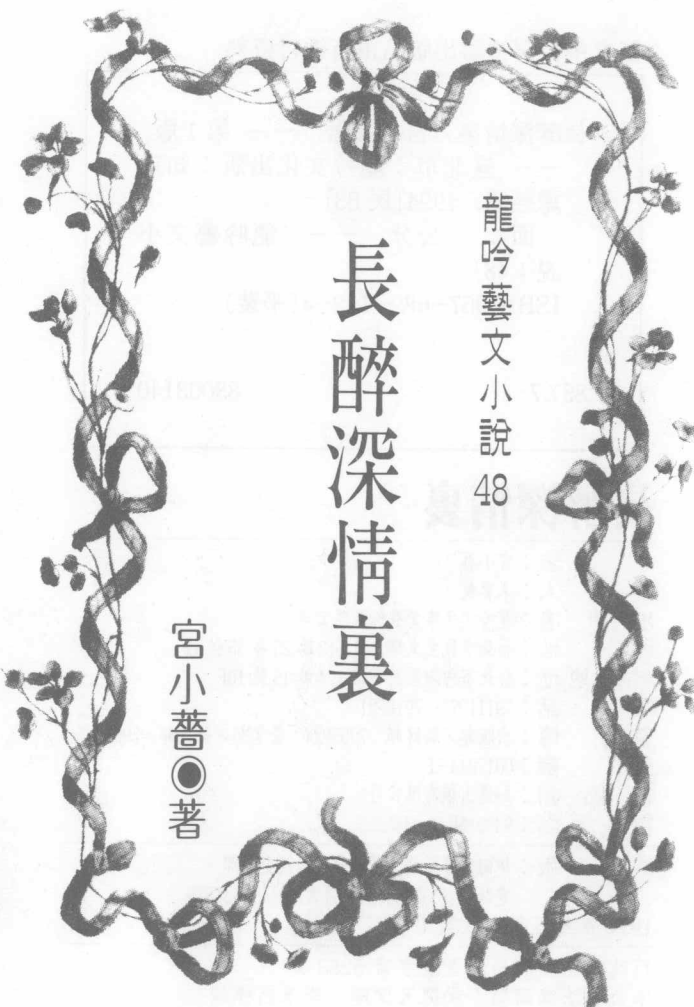
雨，盡訴衷情 葉伶

帶著復仇的烈火，他遠從紐約來到台北。本以爲策劃周詳，勢在必得，孰料，他遇見她——他夢中的精靈，攪亂了計畫，更撞醒了他的蟄情。然而，一場預設的陰謀悄悄上演……他們的愛，可經得起殘酷事實的考驗？

定價●150元



龍吟文化 · 歡喜出版



龍吟藝文小說 48

長醉深情裏

宮小薔◎著



希代書版集團

龍吟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

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長醉深情裏／宮小薔著。——第1版。
——臺北市：龍吟文化出版：知道
總經銷，1994〔民83〕
面；公分。——（龍吟藝文小
說；48）
ISBN 957-689-112-4（平裝）

857.7

83003140

長醉深情裏

作者：宮小薔
發行人：朱寶龍
出版者：龍吟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社址：台北市民生東路3段113巷25弄35號1F
聯絡地址：台北市內湖區新明路174巷15號10F
電話：7911197・7918621
電傳：出版部／編輯部 7955824 營業部／發行部 7955825
郵撥：0017944-1
總經理：知道出版有限公司
電話：9395450・9385215

排版：伊甸殘障福利事業基金會附設企業部
電話／(02)7634465 傳真／(02)7624575

1994年6月第1版第1刷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5283號
本公司法律顧問：梁開天律師、李永然律師
（本書遇有缺頁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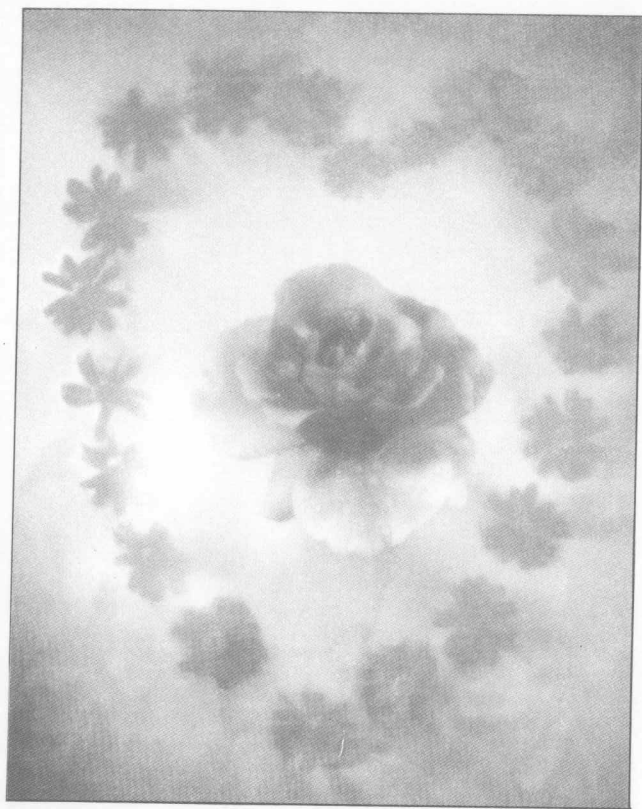
有著作權・翻印必究

ISBN 957-689-112-4

本書禁止出租，否則進行法律訴訟

※本著作物經著作人授權發行，包含繁體字、簡體字。凡
本著作物任何圖片、文字及其他內容，均不得擅自重製、
仿製或以其他方法加以侵害，否則一經查獲，必定追究到底，絕不寬貸。

Printed in Taiwan



妳的眼睫低垂如簾
風一揚
簾內禁不住的笑意
輕洩如星……

世間哪有癡於我

悟到癡時癡更癡

宮小薔

我總是深信，最癡心的愛情是愛到深處無怨尤。

然而在功利主義的掛帥下，浮世紅塵的愛情不再單純、專一，愈來愈多的紅男綠女只想玩弄愛情，而不是珍惜愛情；只想得到，而吝於付出。

對他們而言，愛情只是另一種投資，附加價值愈大時所付出的感情愈多；若價值少，便毫無感情可言了。

紅男想娶個可以少奮鬥十年的老婆；綠女想嫁個可以榮華富貴的丈夫。感情不再是主要關鍵，它可以培養，就像培養皿中的植物；它不再是我們在山野天地所見到的天然生命了，換而代之以的一種呵護、造假的柔弱生命。

曾經為這麼一則強而有力的對話震撼：

男：別再沉迷這份感情了，我們之間是不可能的。

女：請你看著我，你是愛我的，對不對？

男：妳走吧，別再來找我了，愛上我這種人只會使妳不幸。

女：我愛你！我再也管不了這麼多了。如果愛上你是不幸的，那麼就讓我「不幸」吧！只要能與你在一起，我就什麼也不怕、什麼苦也吃得下去。帶我走，帶我遠走高飛，到一個屬於我們的地方。

聽完這段話時，我淚流滿腮，尤其是為那一句「如果愛上你是不幸的，那麼就讓我不幸吧！」。這之間可以看出一種不能自拔且無怨無尤的深情，其勇氣教人臣服不已。

某個朋友常聽聞些驚天動地的愛情，他問我，這值得嗎？

我沉默良久，什麼也沒說。

但，我肯定，他從未真心的愛過，因為一個用心去愛的人是沒有其他精力去關心值得與否，他的心是完全全懸在對方身上的。

何況，愛情是一種極為純粹的靈性表現，如何以價值來衡量呢？

我想，只有愛和不愛；沒有值與不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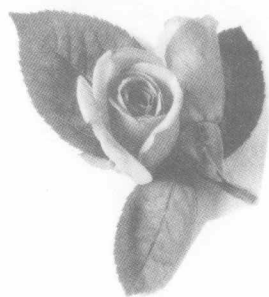
已經有很多的人不再相信愛情的神話，所以也總抱持懷疑的態度，甚至會干涉別人的愛情；就像這本《長醉深情裏》，由於眾人的介入阻撓，使得原本可以美滿的結果成了悲痛的遺憾。

有些遺憾可以彌補，有些卻不能。

相信愛情的你，請你深信你所愛的人；不相信愛情的你，請你對別人的愛情三緘其口，只用最誠摯的心祝福，把決定權留給當事者，因為旁觀者是擔不起這種無心過失的。

愛情不會消失，我深信這個古老的山海盟約，至死不渝……

長醉深情裏



第一章

席艾像個洋娃娃似的，一動也不動地端坐在宴席間。今天的她，是一個美麗非凡的新娘；但她，臉上沒有一個出嫁女子該洋溢的幸福。

她發覺自己的眼眶盛滿了打轉的淚水，她多想衝動地嚎啕大哭一場。

看來，參加婚禮的貴賓都比她興奮，也比她期待，這使她覺得自己是可悲的。

即將成為人妻的她，迄今卻連未來丈夫長得什麼模樣也不知道，而這場婚禮充其量只是一場笑話——只有新娘沒有新郎。

從頭到尾，這都是一場噩夢。

在她還很小的時後，母親便因身子纖弱而不幸與世長辭，留下了她和父親孤苦的相依為命。

父親席念，是一位非常優秀的植物學家。在她十九歲那一年，父親應聘至日本從事亞洲

熱帶植物的學術研究，她便隨同父親一起移民到日本。

從小，她就對愛情充滿了一份至死不渝的忠貞幻想，這也是源自於父親對母親的一往情深。自從母親過世後，父親把大部分的精力奉獻給工作和她，未曾想過續弦這一檔事。

移民日本時，父親更是緊緊地抱著母親的骨灰罈。

而父親每天早晚必對母親焚香，訴說一天中所發生的事情，如此日復一日，未曾間斷；就像每天早上刷牙洗臉一樣的自然，早已變成一種習慣。

有時候，她真是羨慕母親，得到了一份天長地久、永不磨滅的感情，總算不枉走今生一遭。

愛情該是像這樣歷久而彌新的吧！

身為獨身女的她，得天獨厚地擁有一份豐實的親情，父親寵愛她的程度已經幾近溺愛，但她從未因此恃寵而驕，反而更加的謙柔與溫馴。

自她懂事以來，總會善解「父」意地為父親分擔憂愁、幫父親分擔家事，盡可能的照顧好自己，避免父親花太多的時間在她身上。她希望父親能全心全意工作，致力於維護及繁衍、改良亞洲的植物，為中國人爭光。

憶及此，席艾禁不住滾下了幾滴淚珠兒，但隨即驚覺自己失態的行為，趕緊惶恐地張望一下周圍喧嘩的人羣。幸好每個人都飲酒暢談的言所欲言，沒有人注意到今天主角——新娘的憂傷。她趕緊拭掉眼角殘餘的淚水，然後又若無其事地繼續呆坐在座位上。

想起父親和病魔長期的搏鬥，使她有種錐心刺痛的感覺。

父親是個工作狂，總是時時刻刻沉迷在奇花異草的仙境裏，往往廢寢忘食地埋首於工作中。

在台灣的時候，胃病是父親的宿疾，移民到日本之後，發作的次數及疼痛的程度卻有增無減。剛開始的幾年，父親只當是吃不慣日本的飲食，到後來，他也不大在乎，只是偶爾買個止痛藥服用。

直到前兩年，父親的病情每下愈況，經常三更半夜胃疼得在地上打滾，痛得拳捶牆壁，有時甚至連止痛藥也失去效用，不再能暫時緩和病情。

在她的三申五令、恐嚇威脅下，父親才答應隨同女兒一起上醫院，做一次徹底的全身檢查。

這一檢查，終於找出父親為何飽受胃疼折磨的原因。經醫生再三的診斷，確定他已患了胃癌，而癌細胞仍在繼續擴散與蔓延當中。

礙於父親的個性，她和醫師瞞著父親癌症的病況。前半年，她聽從了醫師的指示，為父親在飲食與作息上做了調整。

但，紙仍是包不住火，父親最後還是知道了自己的病情。

他委婉地和她溝通，希望能依照自己的意念與方式來度過殘餘的人生。他不願留在醫院成為醫學上的實驗品，按照別人的冀求來過日子。

他只想在殘餘的寶貴歲月裏活得有尊嚴一點、活得像個人，而不願像隻囚籠裏的白老鼠，一再地被拿來做實驗。

再也沒有一段日子可以使他們父女倆如此心弦緊扣。

坐在席艾一旁的楚擎南，似乎看出了這個猶如他女兒一般的媳婦的心事，所以安慰地拍了拍她的肩膀，並且盛了碗剛上桌的魚翅湯給她。

「吃點東西吧！小艾，折騰了一整天是需要補充體力的。我答應過妳爸爸，會好好照顧妳，所以妳盡可以放心，有任何事情我都會幫妳撐腰、絕不讓妳受委屈，更何況從今天起妳就是我兒媳婦呢！」楚擎南一想起陰陽兩隔的好友席念，禁不住心頭一陣酸楚。

楚擎南與席念是同窗數十年的好友，兩人之間的感情相當深重，有著相互扶持的交情。自從席念舉家移民日本定居後，他們便失去了連絡。直到半年前的某一天，楚擎南相當意外地接到了席念突然的來信，信中並未多說什麼，只是懇請楚擎南盡快到日本。

那時，席念早已病人膏肓，他只是想在自己死前為女兒做好安排。

席念心裏唯一最放心不下的人，就是生性乖巧的女兒。

他將女兒託付給好友楚擎南，他相信他會好好地幫自己照顧席艾。

為不負好友所託，楚擎南決定將席艾視為己出，並且終其一生地照顧她，直到自己無能為力的時候。所以他「命令」兒子——楚聿尚將席艾娶進門，讓她一生一世受楚家人的照料。

席念臨終前曾交代女兒，要她一切聽從楚擎南的安排，並視他如同生父般孝順。所以，當楚擎南一個月前前往日本告訴席艾這項安排時，她乖順地答應了。

然而，另一位當事者——楚聿尚就沒那麼順從了。

他一再一再地對父親申訴、抗議，他不願娶一個自己根本不愛的女人為妻，何況他連席艾的面都未曾見過，連她是扁的、圓的也不知道。

可是楚擎南的為人向來說一不二，他已經決定的事，任誰也無法違逆、改變的。

最後，在父親強硬的作風下，楚聿尚心不甘、情不願地答應了；但，答應並不代表妥協。

為此，楚聿尚對席艾的印象差到了極點，他深信席艾一定是貪圖楚家的榮華富貴，才會二話不說地答應了父親這件婚事，否則誰肯嫁給一個素未謀面的人？這比賭博所要賠上的多得多。

而且，這已不是「賠」可以形容，該說「埋葬」會更適當。

所以，楚聿尚並未出席婚禮，他故意要讓席艾難堪、下不了台。

但，最難堪、最下不了台的人是楚擎南。

楚家在政界、商界皆占有一席之地，許多赫赫有名的鉅子或官員都應邀前來參加楚擎南兒子的婚禮；結果，男主角缺席，倒成了一件報上茶餘飯後可供消遣的話題。

這簡直把向來惜「面」如金的楚擎南給氣得吹鬍子瞪眼睛，他從來沒發過這麼大的脾